

看不見的幸福—光陰故事系列

自序

這是一個平凡視障小英雄的故事，也是一段屬於我自己的專題報導，雖然沒有輝煌的背景，也沒有感人的情節，更缺乏了絢麗的優美詞句，但其中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失去光明、失去眼前花花世界後，在人生旅途上的點點滴滴，沒有虛假，更不需要任何裝飾。是一名面對黑暗的孩童成長的故事；是一個不願屈服環境的熱血青年的生命嘆歌；更是一位視覺障礙者在面對自我人生道路活生生的寫照，希望大家能夠從其中的情節，獲得更多對於視覺障礙者不同的看法及觀感，他們也有「普通」的一面，他們有他們的人生哲學、自我想法，有悲傷、有歡笑，有對自己坦然、負責的態度，也有軟弱無助的時候，更需要環境中大家的愛。

故事從我罹患眼疾、迷失方向、重拾自我、離鄉求學、考取大學、出外打工、找尋人生方向及定位，最後順利考取不錯的職務，採用編年記錄的方式，真實地記載了這段旅程的種種悲傷和快樂，幸與不幸，用一種豁達的態度來著筆。在此，只盼能跟各位看官一起分享這段光陰的故事。

光陰故事系列之一

茫 ——是福是禍 有愛無礙

八十四年冬，聽著醫師每隔三個禮拜一次的宣判，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阿爸額角淌下的冷汗正在一滴滴地流著。「一眼40、一眼45，你的眼壓一直都降不下來。若長期這樣，我看剩下的視力早晚也保不住了！」低著頭，醫生一邊看著我的病例資料一邊說著。我發覺醫生頭上的白髮又比前幾次看診多了許多，唉！看來醫生這個工作真不好幹，好險我應該是跟這個不是人幹的工作永遠絕緣了吧。不知道是否已經麻痺，亦或是當時年紀太小，當時十四、五歲的我竟然一點兒也沒感覺到意外或者特別的難過，無法投入到一個幸福孩子即將失去自己眼前一切光明與未來的極端悲哀氣氛中。在他小小的心靈裡，這樣的絕望似乎是那麼的遙遠與不真實，眼前的一切與茫然的未來在他幼小卻早熟的心靈中看來並非是那樣的絕對重要，但在這個他無法了解的大人世界裡，他的將來又是充滿著不斷的難過與嘆息，唉！路總還是要走下去吧。

走著走著，我誠惶誠恐的跟著阿爸一路回到了家，他的臉色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重點是他的臭臉明顯地看來是對著我所來的。回想這幾年我們家的氣氛：尤其是老爸的心情，不斷被我的視力狀況與眼壓帶的起起伏伏，有時充滿希望、滿心歡喜，有時唉聲歎氣甚至出言辱罵，搞到整個家可說是雞飛狗跳、不得安寧。沒錯，在我眼疾發作以前，我也確實受到了老天以及家人、親戚、老師們的讚許與溺愛，優異的成績、棒球校隊的表現以及出眾的繪畫天份，讓我在群體中擁有得天獨厚的榮耀與光環，但對於當時只是國小生的我而言，這裡面卻充滿著許多枷鎖與限制，無法「正常」的與同儕嬉戲遊玩，一起遊戲，一起大聲歡笑，不斷重複走著家人替我安排好的泱泱道路，我並不快樂，我發覺我的家人一點也不了解：當我的眼睛被宣判可能無救的那一刻，卻也同時是卸下我這身層層束縛的時候。

這段期間，我休學在家。足足耗了兩年半，整天可以說是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若不是在家聽聽廣播講古，就是出外陪鄰居，陪那些比我更小的小朋友玩，也幫忙鄰居阿嬤做做手工、打打雜，這些純樸清閑的生活，在我的家人眼中卻是一根根揪心的毒針，老爸甚至用「意圖撞牆自殺」的行為來威脅我這個不成材的瞎眼兒子，這下可連我這個不為所動的傻子也慌了。記得牆上還印著斑斑血跡的那天下午，二伯匆匆忙忙開著車，從鄉下老家被阿嬤一路催到我家門口的時候，他問我：「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我也回答：「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麼呀！我更沒有想要做些讓家裡變成這樣的事。」伯父深深的看著我，也不知道要開口對我說些什麼了，只有默默的將我帶回鄉下去，好讓事情可以沉澱，降低這些傷害，留個喘口氣的空間。

八十四年秋

光陰故事系列之二

再起 ——柳暗花明的暮春時節

八十五年的春節我從善化老家又回到了我老爸住的這裡，這段期間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我的眼睛也依然沒有什麼長進，家人還是一樣的鬱卒，但未來總還是要面對吧！我老爸似乎已經有了屬於他自己的打算。可是不管如何，我猜想他怎樣也無法想到：這年寒假結束後，我竟回到了以前熟悉的校園環境，為了升學之路，或者也能說是想辦法繼續求生存吧，我自己聯絡、通報我們台南縣的社會局，拼死拼活地就是想要回到學校這個環境繼續讀書。在我心裡總是覺得再次回到學校、甚至能夠到外地讀書才是我唯一的生路。回想那時社工人員與台南縣的特教巡迴老師連夜到我家作家訪的混亂情景，自己也總是想不通當時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指著老爸的鼻子痛斥其非，說他想法迂腐、堅持己見，完全不與人溝通，看他當時的表情真的很想把我一口吃掉，大罵道：「一個瞎子不去什麼重建院好好學按摩，去讀什麼書？就算是去啟明學校，他就一定會有工作嗎？！」場面可說是完全

失控般，昏天黑地、雞飛狗跳，原本照著他的想法，讓我在家待到十六歲，然後就可以把我往新莊盲人重建院一送，從此以後一個視障按摩大師就此誕生。不料，再怎麼樣他都想像不到我會如此驚人之舉，把威力不下於警察的社工人員搬到了家裡示威。但也好險在我肆意妄為，作出讓他們大出意料的行為舉止之後，巡迴老師和社工不斷的開解，講述現在特殊教育的進步、啟明學校的經營模式、成功案例……，意想不到的我的老爸——這塊頑固大石、百年堅冰終於漸漸融化，也開始正面的去思考、去面對一個盲人小孩的未來。

總而言之，因這次的創舉，我回到了學校，一個雖然仍看不到卻開始正常的環境，我想這總該是一種難得可貴的突破，我只能說我感謝、感謝老天爺、更是感謝這件事幫助我許多的社工人員、老師以及朋友們，讓我在這年春天，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需要補足小學的學歷，拿到那張畢業證書，我先到我們那邊的國小，從六年級下學期開始就讀。當時我比同屆的小朋友大了足足兩歲之多，不過同班的同學以及導師不以我的年紀或者視力「特殊」為異，把我當作一般學生正常地對待，讓我渡過了、彌補了一個美麗的童年。其實，我再回到善化老家的那段期間，曾經就讀善化以及新營的國民小學，遇到了許多奇奇怪怪的眼光及對待，甚至有一群可愛且孝順的家長，為了保護愛子，避免心肝寶貝遭受我的「恐怖傳染」導致他的孩子也那麼倒楣、不幸，連眼睛都看不到，就合力把我這個可能的「傳染源」轟了出去。尤其讓我難忘的是，我那時的導師，好像還舉雙手拼命贊成我被趕出去，搞到教務主任（我母親的國小同學）跑來拜託我趕快轉出他們學校，保佑他們平安無事。所以相較之下，這裡的友善實在應該讓人感動，我也就這樣過了愉快的半年，每天跟同學打籃球、吃糖、抓螃蟹、壓馬路、玩遊戲、逛夜市，最奇怪的還是這樣瘋狂玩樂的我，竟然成績能衝上班上第二名，似乎當初那個優秀的我又再次活了過來，這看在積極反對我讀書的老爸眼裡，真是不知要說什麼才好，只能默默的接受這個我拼命爭來的現況，冷眼等著我一定會發生的失敗，而我只能盡力的讓他繼續地失望下去囉！我是不會認輸的！

出發 ——這是什麼鬼地方 這是我的小天堂

八十六年夏，我老爸包了台車，像送瘟神般把我專程送到了這個陌生的鄉下，這裡可真的比我們家那荒涼呀，「台中啟明學校」聽起來就好像什麼神經病收容所的樣子。不會吧！我不會真的是從一個砧板上跳到另外一個屠場吧，地方偏僻就算，走進去，裡面的人，有的歪著頭或低著頭、有的身體會轉圈圈、有的會用手壓眼睛、有的自言自語，有的只穿內褲到處亂跑，甚至滿嘴髒話和黃色笑話，好險只是遠遠的看去。

來到籃球場，有五、六個人悠閒的打著籃球，也有些人在玩滑梯，似乎這裡還有些正常人，但讓我心理稍稍安心下來的是這個學校免費供應三餐的環境，至少小弟我暫時能衣食無缺了，那還管他什麼怪不怪，只要有得吃、有得讀書，怪就怪別人的好了，只要我正常一些不就沒事了嗎。

但來到這個環境後，我才發覺「我」才是他們眼中真正的怪咖，要來這邊讀書又無法融入他們，特別我一開始又是被編制在個看起來像多障的班級，班上很多人，既看不到，生活又無法自理，衣服不會洗、購物都需要老師幫忙、講什麼都聽不懂，哈！也就是這樣，我在這裡的第一次段考以九十八比六十一的成績，遠遠的將把所謂第二名甩在後面老遠，但心理卻實在感到索然無味，成績也跟著我來到這的時間，一年一年地成正比的急速下滑。但過了一陣子後，我也漸漸發現這個地方有很多令人感到有趣、懷念的地方，並非如我初衷所想的那麼一無事處。

九十年秋天，我捧著「秋季盃盲人棒球比賽打擊王」的獎盃從台北坐車回去台中的學校，一路回想著這幾年在啟明學校的點點滴滴。從剛剛進入學校的排斥、不適應，一直到接受、習慣、熟悉，甚至喜歡、愛上這個環境，心裡的變化可不是一日可測，所有的歷程及過往的一草一木不時都會滾滾地湧入我的心頭。雖然是一個

不怎樣的升學環境，但師生那份亦師亦友的融洽、同學間互相扶持幫助的友誼，尤其是在假日街頭看見弱視生引導全盲學生逛街、購物的一幕，細心地替他詳細介紹週遭的店家與商品，更是讓人感動不已，因這裡的學生多半住宿，早晚生活起居通通都在這個天地裡，其友誼是每天千錘百鍊層層打造而來的，當然感情就會那麼地深厚。雖然課業方面的成就與水準及不上外面普通學校學生或者資源班學生，我也因此在升大專甄試中失敗過一次，在心理與課業都沒有準備好之下重重的滑了一跤，直到隔年才順利考上如意的國立大學。但是我也要大聲的來說，這邊也有很多外面學不到的技能與感動，如按摩基本技術的學程；音樂性社團如：國樂、管樂、合唱的參與，更有讓人熱血沸騰的盲棒、田徑運動，不斷留下這旅程中難忘的回憶。尤其在寒假期間，學校還會安排相關社團比賽前的留校集訓，這是我們最愛的美麗時光，除了辛苦、反覆的練習以外，剩下的時間，就是我們一起出遊逛街、聊天打屁，甚至偷偷談談戀愛的最佳時間，而我當然也不能另外囉！全國各地的巡迴表演，也終於讓我見識到除了老家台南以及台中學校以外，台灣各地不同的人情風貌，這是在台南唸書無法接觸到的經歷及回憶呀，相較起來我之前真像個什麼都不懂的鄉巴佬。這樣的旅程一幕一幕地如車窗外的景色不斷地在我眼前飛馳而過，也像這次參加的盲棒比賽過程一樣，是如此地刺激、如此精采，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是無法隨便地以隻字片語輕易表達出來，只能深深地體會在我心頭及回憶中，當初的決定果然沒有讓我失望，我也能夠靠我自己的態度及努力走出一條充滿自信與希望的大道，不再讓旁人看衰，更加自立、更加堅強，太多在普通學校就讀的盲生都過於保護，學業雖然優良，但在自理能力以及抗壓性都相當不足，給予自己多點刺激也就是給自己更多的機會，更多的成長，希望自己到大學能夠更加加油，啟明學校也一起加油。

九十二年夏

轉程 —— 朦朦的大學生活 彩色的學術之旅

九十二年夏，孤身我來到了彰化八卦山下的那教育學院——彰化師範大學。似乎老爸的職業、盲人最好的出路，指引我走向這個學校的大門。記得入住的那天，我從台中后里練完樂團，匆忙地在后里買了一些生活用具，在朋友的陪伴下，惶惶恐恐的從彰化火車站搭乘計程車進入彰師大的校園。將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行李放下，看著空無一物的房間，我開始滿頭冒汗，替我這幾天的三餐煩惱起來：我一個人要怎麼在那麼大、那麼陌生的環境找東西吃？我的枕頭、棉被、電扇都還沒有買，誰能陪我去張羅呢？就只能裝作鎮定地與陪伴我來的盲友無意的聊著聊著，聽他說下禮拜開學，他家人會陪他去學校註冊，幫他清理宿舍、購買所需物品……聽著聽著，我也只能在心裡偷偷的羨慕與嘆氣，好強的我當然不會表現出來，反而展現更加獨立自主的一面。八點了，朋友也離開了，我就一個人在宿舍吃著我在彰化師範大學的第一餐——泡麵。好險宿舍樓長有幫忙我買了一台電扇，不然九月的夏夜，蚊子又多，我可就難熬囉！

開學的第一天，我就一人一杖地敲呀敲，邊走邊問的走到了「國文系」——我即將就讀的偉大科系。看不見導師，只有陌生的環境以及對我不太友善的同學，我想這或許需要適應吧，但天曉得這會多久呀！上課期間，大家努力的往後坐，找尋適合聊天的好位置，你們曉得嗎，我也很喜歡聊天呀，但我卻只能一個人獨自坐在第一排，還被老師誇獎認真咧，唉！吃飯時間，我也總是一人獨自去覓食，看著大家三兩成群的在嬉戲談天，心裡不知有多麼羨慕。我頂多只能偶而跟隔壁不同寢室的室友去吃飯，而我同寢的室友呢？則是個老爸隨侍在旁，吃飯專人照料，一個更加辛苦的中途失明者，每天他老爸都會幫他準備所謂補身的有機食物。講實在，我才不想天天跟他吃那種「有機食物」呢，我想跟同學、朋友、室友一起度過豐富有趣的大學生活，大聲跟他們說：「我不是『怪咖』！」但視障者的身分，讓我在剛剛進入學校的半年怎麼樣都打不進他們的圈子，只能把情緒、精力寄情於課業上，

以能夠擁有好成績，可以申請特殊教育輔系為宗旨，當作場面上風風光光，能夠掩飾人際關係不順的藉口。但大家不要忘記，我是一個全盲的視障者，就讀的卻是中國文學系，學的是那些文字、訓詁、聲韻的古文學，所有文字都文言文，上課連本點字課本也沒有，電子檔案都要學期過了快一半才會出來，因為版權問題，來的又是沒有字形的點字檔案，真的叫我不知如何是好。到了考試更慘，每次都要花費很多時間跟老師解釋我為何要申請去資源中心使用盲用電腦考試，想盡辦法託老師e-mail點字檔案，更要保證絕對不作弊、不洩題……幹嘛呀！我又不是賊，每次考試就像打仗一樣複雜麻煩。特別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古籍導讀的考試，那是系上主任的課，我辛辛苦苦把考卷寫完，但因時間不夠，我很多字都忘記選字了，上面可真的錯字連篇，但又能怎麼解釋呢？平常人又怎麼知道我們打字聽的是詞句的造詞，如果不懂這個字的造句意義或者這個字是冷僻到連造詞都沒有的，我們又該怎麼辦呢，學字形輸入法也要我還記得他怎麼寫呀。本來想說主任會通融讓我過關，想不到主任把考卷交給助教批改，這樣想都不用想，當然分數是一塌糊塗，我的特教輔系大夢也這樣泡湯了，這科2學分，我只有70分，跟申請上輔系的同學就剛好差了0.3分，大一學分數23，他只要給我80分我就可以超越他了，氣得我在公告的那天晚上，學人大醉一場，想想真是丟臉。

在悶了半年多以後，幸運地在一次系上班級戲劇表演比賽中，同學給了我機會，讓我在這次戲裡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成熟、感性的老大哥，原來我在他們心中是這種形象喔！我就藉著這次戲劇表演中密集排練的機會，慢慢跟同學拉近關係，讓他們了解，原來我是個那麼有趣的傢伙，從此我的大學生活才開始撥雲見日，有了新的一頁。此後每天我開始跟著他們吃飯、逛街、看電影、打屁、旅行，考試時候一起熬夜，興致一來一起翹課，更加令人開心的是，我在大二上學期結束，竟然拿到班上的第一名，回想當時看到成績的一剎那，教務長在旁驚訝的張大了嘴的表情，心裡真是有夠爽的。尤其因為大二的成績優異，我也順利地申請到特殊教育的輔系，一圓我的夢想，可以順利進行我最早的人生規劃，考取老師，到特教學校任教，同學們也替我相當開心。在就讀大學期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每次當我外地的盲人朋友來彰化找我的時候，我的同學們也會不厭其煩的，一起結成車隊

陪我浩浩蕩蕩去彰化車站載他們來學校遊玩、打球；甚至在我們假日練習盲棒時，也會來幫忙餵球、拿球棒，陪著我們球隊訓練、成長，實在非常感激他們，但他們也應該感謝感謝我呀，交到我這個壞朋友，他們才有運動的空間與動力，不是助人互助嗎，我們還會常常幫他們按摩一下，他們也都相當開心，都有這種特殊福利。

九十四年，我三年級那年，開始了一邊讀國文，一邊修特教學程的生活，這樣的日子是我之前沒有想像到的，從我這一屆開始特殊教育把所有障礙課程合併成為身心障礙組課程，我必須把視、聽、智能、學習、情緒、多重障礙等學科合併修習完畢才能獲得實習與考取特教老師的資格，雖然這樣與同班同學相處的時間就變少，但他們仍然常常跑來幫我加油打氣。說實在的身為一個身障者，雖然有更佳強烈的同理心，但是真的在從事特教教育，一名視障者真的很難去克服，我用盡所有氣力與創意，終於把所有課程修完。我不但去過啟明學校，也曾經跟聽障小學生比手畫腳過，帶過智能障礙小朋友，更特別的是也曾經去到少年輔育院跟情緒障礙的犯罪少年相處了三個月，我使用許多輔具，用了很多策略，就是讓我的教學達到盡可能的正常化，但其中的突發狀況以及難處，實在讓我有時感到力不從心。記得有一次到台中惠明學校，因為我跟我的同組夥伴的疏忽，不知怎麼發生的，我們帶的國小二年級小朋友竟然在下課時玩飲水機不慎燙傷雙手，兩隻手完全起疤紅腫，家長接獲消息相當生氣，不斷打去學校慰問。這次經驗，讓我懊惱、難過了很久，雖然不是我們上課時間發生的，但這樣的突發狀況，真的讓我們措手不及，也讓我的人生規劃也產生了新的思考：到底一個「全盲」的視障老師能否獨立處理特殊學生的各種突發狀況呢？是否能夠掌握教室情境，擔負起學生安全的責任？唉！這些問題實在讓我感到頭大如斗，完全不知如何面對。除了合適與否的問題之外，這個特教領域是否與我的興趣相符，也常常讓我感覺猶豫、煩惱：我真的可以給予這些特殊學生什麼更好的未來嗎？在一次又一次毫無成效的教學成果打擊下，是否能夠維持那麼神聖的愛心、耐心、永不灰心呢？所謂「同理心」是否只是一個口號，我們只是不斷用主觀的我強勢地加註在這些特殊小朋友身上呢？想不通不如不要想，不管如何我還是盡力地把課程修完，未知的問題等以後自然會有高人解答吧。一直到九十七年的寒假，我終於把所有學分消化完畢，也順利的面試、申請上台北板橋高中

的半年實習，踏上另外一個新的階段，希望一切還能夠順利平安，持續堅強的走下去。

光陰故事系列之五

享受陽光 ——享受繫緊鞋帶的熱情 不能忘情的午後草皮

九十七年夏，「你又曬黑了，不會又受傷了吧」同事、朋友們關心地這樣問，你摸著磨破皮的手軸回答說「能夠曬黑、受傷也是件不簡單的事呀，如果我天天躲在房間吹冷氣，我想我不是受傷，可能是胖死吧！我也實在該好好運動一下了。」你一邊說一邊去拍你那個實在不小的肚子。十年過去了，也不知道在這個可愛又可怕的球場，破了多少次皮、受了多少次傷，連這對讓你懷念的門牙也斷了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二，就不知道中了什麼邪，讓你斷齒不屈，無怨無悔的持續握緊球棒，一直堅持下去。

十五年前，當你眼前飛來的那顆你最心愛的棒球，就這樣一分为二、二分为十的時候，你再也舉不起手套精準的接住，所以你只有收起手套、高掛你感到踏實的釘鞋，去面對一個沒有球棒、沒有歡呼，如散場的球賽一般靜悄悄的人生。「你沒有哭，你實在太小了……」十二歲的年紀實在是學不會什麼叫做「真的哭」，不知道哭的滋味，或許這是一種幸運又幸福的表現吧。在掙扎於手術房兩年的鏖戰裡，你與家人，同時選擇了放棄投降這段會令人發瘋的歲月，於是你起身到了台中，孤身一人來到了這個無色卻有趣的另一段旅程。

或許大家想要聽一些更有趣的經驗或歷程，可能是求學的經歷、練習樂器的艱辛，但這幾年讓我時時回味的卻只有這個讓我重新拾回球棒的故事：「盲人棒球」聽來有點弔詭、有點可笑，或者有點不可思議，但這「盲棒」確實是我再度燃起動力、所有向上力量的推手，至少「它」圓了我的夢。

我原先是台南某著名棒球名校的學生及小球員，也跟著校隊在各地比賽出征，還是主力二壘手。但在我五年級那年準備出戰全國國小錦標賽的時候，我的眼睛卻不爭氣的開始一點一滴在慢慢退化，一個球竟然會看成兩顆球，所以不幸的我只能不甘願的高掛我的球鞋了。一直等到我念台中啟明學校，接觸盲人棒球的那一刻才開始有了轉機。回想第一次重新穿上釘鞋卻要戴上這個不知道做什麼用的眼罩上場，練習的那一刻，心裡還想著：「我又不是完全看不到，戴這個黑朦朦的做什麼，又不是在玩躲貓貓。」聽到教練喊道：「來囉，還發呆！」的時候，那顆「嗶嗶叫」的球就毫不留情地朝我飛來，果然我奮力一撲就摔得狗吃屎，球呢？球繼續嗶嗶的滾過我的腳邊，我連一點邊也沒沾到，這時耳邊又聽到教練囉唆的說：「你智障喔？教你側撲，不是叫你吃屎呀！再來。」就這樣，我開始了另一個型態的打球生活。這個過程附帶的額外好處就是認識了許多同樣愛好打球的至交好友，有追求時尚到無可救藥的帥氣阿雄、有 baby-face 卻誠懇的阿忠、家境清苦卻踏實善良的阿豪、愛搞怪的老豪與大肥，想起跟他們在午後的時光一起在草坪上馳騁、爬牆、逛街、大碗吃那甜死人的水果冰，甚至在2002年和2006年一起代表國家出國比賽，跟外國球隊互相競爭、交流，也一起去到美國球場，觀看世界最高級的大聯盟賽事。這些都是我人生旅程上最值得回憶的片片記憶，雖然其中的人事變遷是我們無法掌握的，縱使大家各奔前程，但一起經營過的回憶是永不會變的。

這樣打著打著，十年過去了，經過球隊陳教練、鄭教練、阿貴教練的辱罵與細心指導下，我也從國中、高中、大學、實習、工作一路走了過來，這段歷程教練教的不只是球技，而是影響我許久的處世態度。「自己要對自己的興趣、自己的決定負責」、「要玩就要玩真的、大的」，我學習了一個運動員的精神與態度，不管我是否真的是一個球員，重點不再我獲得多少打擊獎盃、出過多少國去比賽，重點在於這一個球員的態度，「負責、敢玩、無畏」，我想這也是這新時代視覺障礙者該有的態度，對自己負責，對新的挑戰敢去嘗試，對未知的環境無所畏懼，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出國、組隊組團的短期慾望，卻不能成就培養心性、養成新秀、拓展環境等幫助永續經營的長遠目標，這樣會使得每一位對於打球有熱情的你我感到失望，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九十八年夏天，我跟著台灣盲人棒球代表隊一起在炎熱的夏季揮汗練球，但我並沒有動心於朋友熱情的邀約、出國爭戰的興奮，毅然決然拒絕這次比賽的徵召。我帶了另一匹愛好打球卻不要求、渴望一定要以出國維目標宗旨的球友，跟代表隊進行了三場的交流友誼賽，成績頗佳，也可見這些只愛好打球的朋友在球技、心理抗壓都有相當的水準。雖然會有一些義工、教練、朋友會覺得我這樣的決定行為不妥且愚蠢，對球隊有損失，對自己更是毫無意義，但是我們的心願就只是要好好打球、運動而已，不是嗎？如能夠追求自己真正的興趣，心之所然、心安理得，其他也就不需要在乎那麼多了。讓多一些盲友出來運運動，讓盲人棒球擁有一個優良的環境，這也就是我最美麗的夢想了。

光陰故事系列之六

擺脫青澀 ——難忘的南國之旅 那最美的墾丁夜雨

九十三年夏。

「帥哥美女看國來喔！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真的只要一百，按摩真的只要一百塊喔！這裡是真的有執照的按摩師為您服務喔。順便按個腳底，保養一下身體，謝謝！」。頭上廣播器不斷反覆誦著戶外按摩的宣傳廣告，我在八月的夏日墾丁街頭，在擁擠的車水馬龍、美麗的南國夜景下，揮著汗努力地替這些辛苦遊玩嬉戲一天的外來遊客親切、認真的按摩，更重要地也替我口袋的荷包努力工作著。從國三到現在，我趁著長假出來按摩打工也來到了第六個年頭，堅持理念、倔強的個性、不輕易妥協的原則，常常讓我處於被老爸斷糧的危機當中，為了自立自強，我當然要為了生活去下海打拼。我也很喜歡在每次放假時，到不同的縣市、不同的環境去打工，順便見識見識不同的人情事故、不一樣的經營模式，我這六年曾經去過台中、台南、大甲、彰化縣溪湖、台北天母、高雄鳳山、苗栗、嘉義等等地方打工謀生，果然每個地方的經營模式、客人型態、按摩手法，都不太一樣，這些

經驗實在相當有趣，也具有意義。而這年暑假，我因為朋友介紹，就獨自一人搭火車、轉客運，花了我五個小時來到這個台灣的國境之南「墾丁」地區。不要以為這裡聽起來很美、很迷人，但我剛來的時候可真的很不習慣，要想想我不是來度假而是來工作的，這裡不便的交通、昂貴的消費、炎熱的氣溫、不時降臨的雷陣大雨，甚至還有可怕的落山風，尤其作外場的，在休息時間上都是相當短暫，甚至連洗手、上廁所都很匆忙。不要說什麼光你要從高雄過來最起碼要四小時以上的客運車程，絕對不要想你有什麼火車、高鐵可以替代，一半的路途上，你可是連一台計程車都攔不到的喔！所以能提起勇氣來這裡打工，是夠了不起的，真的很不簡單。

雖然這裡在衛生條件、休息的時間空間、往返的交通狀況，都是相當不足，甚至可以用糟糕至極來形容，但是這裡卻也有許多許多令人難忘且美好的回憶。炎熱的夏天，滿身因為工作所流下的臭汗，本該讓人覺得煩躁不適，但抬頭而望，墾丁擁擠的各地遊客，包羅萬象的攤販商旅，還有北部早已沒落的民歌餐廳，最引人入勝的海灘辣妹，這些種種與我們這間路旁活動式的外場按摩站，交織而成這一幅南國最動人的美麗畫境，實在讓在這裡工作的每個人都感到留連忘返，也渾然忘我到不知什麼叫作辛苦與不便了。記得某次星期假日的夜晚，墾丁忽然飄起了濛濛細雨，我們匆匆忙忙架起了帳棚，將所有按摩椅、招牌、器具往棚內集中。大家雖然都看不到，但該搬鐵架的去搬鐵架，該撐棚子的去撐棚子，有的拿椅子、有的搬發電機，都沒抱怨一聲的做著，不會因為看不到就順理成章地推卸該做的事。架完帳棚，搬完東西，我們就一起躲在裡面，看著墾丁街頭來往流竄的遊客，有在避雨的，也有在雨中嬉戲的，更有情侶撐著小傘在細雨中牽手漫步，尤其看得、聽得我們這些小毛頭們可是羨慕不已呢！我們趁著雨小些時，跑去隔壁賣了許多烤肉、滷味、飲料等，坐在濛濛的街頭，一邊愉快的吃喝，一邊聽著對面民歌餐廳外放喇叭傳出的現場表演，這樣聊著天、享受著老天爺賞賜的偷閒機會，雖然今晚真的無法賺進幾個銀兩，但這樣美麗的夜晚是平常難得的，或許還年輕吧，沒有真的那麼沉重經濟壓力，使我這個「打工生」可以好好感受這份當地的美感。

在這裡，我也學會更加獨立，更加自主地處理自己的生活與一切，吃飯要自己

盛，東西要自己張羅，工作要幫忙搬運、架設鐵架與帳棚，排按摩椅、招攬生意、按摩客人、清潔環境樣樣都來，可說一點也不馬虎。或許在別人看來這些工作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但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不要說視障朋友，就連一般明眼人都懶得去從事，懶得自己對自己打算，自己替自己負責，因此可見這裡的工作雖然環境困苦，但是在工作中所能學到的經驗與價值是別處無法取代的，或許用桃花源來形容，在這充滿物質卻失去生活重心的現代，是再恰當不過了。我總覺得，社會給障礙者的保護有時真的造成「肯說、會說、愛說」的人太多，但真的「會做、想做、做得無怨無悔而樂在其中」的人太少，或許多些刺激，能夠成長的空間就會越大。我感念我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學習與經歷，讓我因而學會更多的獨立與成長，讓人生的茫茫道路走的更加的踏實與穩健，這是我在往後的工作中：如企業按摩、教書、行政工作都難以學習到的成長，而這也是即使我到了台北工作，還是常常打電話給老闆娘，除了和他閒聊，也介紹許多學弟去打工的原因，我真的感謝他給我這樣的體驗與機會，他不會因為我們只是打工學生，就怠慢、看不起我們，而能夠給我們適度且適當的指導以及難得的社會經驗，讓我慢慢擺脫不成熟的青澀，順利轉換成為一個成熟的自我。

光陰故事系列之七

破網

九十七年冬，我獨自一人來到了這傳說中的陌生的台北都會，開始了我半年的教師實習生活，也開始了我另一段人生的旅程，這次的開始是一段沒有老師、沒有同窗，更沒有家人保護的歷程，有的是新的人際、新的環境、新的一個自我的成長。二月的第一天是報到的日子，八點不到我就準時來到台北縣的板橋高級中學報到，一支手杖、一個包包，也就代表我這段旅程的起點與開始，這看來似乎有點空洞，好像並沒有準備好的樣子。沒錯，在心理上我是一直沒有做好妥善的準備，匆匆忙忙的就來台北這個陌生地方打拼，但是誰知道，在兩個月前，我是連可以實

習的學校都還沒有著落的流浪小孩呢！因為想要見識台北都會生活以及想要學習普通學校特教資源輔導教育和普通教師國文教學的課程內容與技巧，放棄母校啟明學校這熟悉且有充分安全感的環境，堅持北上，一個人穿梭在台北縣市各國高中學校校園，努力爭取出一個能夠接受我這樣一名視障實習老師學習服務的環境與空間。那段日子裡，我不斷的去詢問、面試，甚至拜託，但很多學校都以沒有資源、沒有無障礙空間作為理由，很乾脆的拒我於校門之外，有的說他們沒有視覺障礙學生，所以覺得我去那裡也不會有所幫助；有的說他們有特教學生，但是全校沒有一名正式的特教老師可以作為我的指導教師；有的說他們有很多的視覺障礙學生，但是家長並不希望他們的子女接受盲人的教學與指導……，但我只不過是要實習而已，又不是來賺錢，大家都太緊張了吧！想想，這些可愛的家長們，你們孩子長大也要就業吧，到底你是在擋我的路，還是在封死你孩子的未來呢！漂流了許久，天可憐見終於讓我在板橋高中得到一個棲身之所，能夠安心心的開始我半年的實習生活。

這所我實習的學校全校共有十二名視覺障礙學生，五、六位情緒障礙生，教務處下有一個特教組，下面一個資源教室，一個組長、一個班導，雖然編制不大，但是學校其他普通任課老師對這些身心障礙小朋友似乎特別包容，也願意親近他們，設備資源也相當充足，補救教學、考試的流程更是通暢無阻，好了，問題來了，那我要幹嗎？一切我能做的，都有人做，而一切我沒有做過的，也好像沒有人敢讓我做！看來我每天大多數時間只需等放學鐘聲一敲，就可以安心走人，那我是來幹嗎的呢？不能這樣下去，我決定有所突破，一方面積極加強與學校裡視障學生、家長的互動，提供他們一些課業以外的電腦、團體活動、定向訓練、人際互動、升學資訊等，主動去思考、探索、給予他們所需的資訊與方向；另外一方面去接觸普通班級明眼學生的國語文課程，使用一些如孔明履歷表、投影片、結構表、繪本等創新教學，並且結合輔助器具讓我在操作上可以稱心如意、毫無阻礙，使得我不但在資源班以外，在普通班的教學也得到老師及同學的認同及支持。但是站在那裡，接受台下同學、老師掌聲之餘，又有誰知道這一路而來的心酸呢，如果自己不是常常突發奇想、用盡所有方法、手邊的資源、訊息，如此東拼西湊的充分結合利用，最重

要的更是棄而不捨，展現最誠懇的行動能力，或許這半年我真的只需要坐在那裡等實習成績了吧！誰又會替你思考你該怎麼做呢，回去詢問專家、教授，常常得到的也是無奈的嘆氣，但人總不該那麼認命的呀，總不該那麼甘心的屈服於環境吧。

我總希望我能在這環境有些不同的表現，視覺障礙者也能用行動做出一些突破，長年走來，太多口頭上的肯定，我並沒有覺得視覺障礙者真的走出來，而是在資源更加豐富、保護更加周全的現今，視覺障礙者反而迷失了方向，我既然選擇了一條看來沒有那麼輕鬆的道路，我就要有勇氣及決心走下去，若要回頭，那就乾脆一開始就不要，不也省事嘛。今天我終於拿到了半年努力而來的實習證明書，我希望下一個戰場我能夠更加堅強、更有實力的去面對下一場挑戰。

九十七年夏。

光陰故事系列之八

泊岸 ——這不是終點站 這是幸福的開始

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這一刻我在北投某市立高中任職，對我而言這是個單純且友善的就業環境，實習完畢的半年，我在反覆的思考、掙扎下，放棄了特殊教育老師的道路，專心地準備身障特考，也在同年十二月考取了教育行政公務人員資格。好吧，這是一個新鮮且不錯的新方向，讓我這個視覺障礙者更加有機會接近一般人的工作環境，也讓我再次體會普通人的生活。

剛來的日子，一切都還在適應階段，我盡量要求與其他同事夥伴做一樣的工作內容、一樣的工作分量，這樣的堅持、要求，看在有些熱心的社工人員以及專家學者眼中總是覺得我不切實際、自以為是，甚至自私自為、不聽勸告，但我依然覺得自己的事情就應該自己解決，半年過去了，我很開心，終於我以行動、成效說服了大家，我的工作有依靠同事、機構的協助、指導，但卻沒有任何精簡、改變，讓我

在學校的工作環境，得到一定的尊重與肯定！

其實，剛來的時光確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過，在報到的第一週，在我還完全不了解我的工作性質、內容的時候，我就必須面對我最主要的業務「學校的期末考」，我在不到三天時間就要立刻學習向出題老師催收考卷、清算考卷印製數量、發放考卷給各個監考老師、蒐集答案、裝訂考試卷宗，啊！差點沒有把我嚇昏，怎樣，我是新人耶，誰管你呀！

幸好一切平安，我有驚無險的一一克服、渡過，我也從中不斷學習、成長。當然這期間也有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某些主管的不了解，因此產生的排斥、質疑也是難免，這些不信任的眼光、言論，經常打擊、刺傷我的自信與決心，但我不克服，誰能幫我呢，這是我的工作與職責，我只堅持我的信念「努力、認真做好每件跟我有關、相關、無關的事」讓別營能感受我的誠懇與態度，這樣就好了，其他就交給時間與老天爺囉！

尾聲

手裡拿著這層層疊疊的厚厚回憶，總是想要多寫些什麼、添點什麼，然而太多太多的記憶是支字片語怎麼寫怎麼說都表達不完的，那又怎能輕輕易易的點下這篇故事的句點呢，我遲疑在郵筒前，像個傻子，不停地再回想看見你從那方跑來不停催促我寄出這篇故事。笑笑地，我投了進去，向世人說了這個平凡光陰的故事。

你問我：「一路走來，順利嗎？」

「喔，不是的！路途上的挫折、猶豫、徬徨是數也數不清地，有時真的好累好累。」

「那你又怎麼能走到這裡呢？是因為聰明，還是你的運氣比別人更好？」

「這個時代，聰明的人太多，我卻常常做一些別人看來好笑的傻事，但我不在乎，就是不在乎我才「捨得」。我也沒有那麼多的運氣來揮霍，我相信運氣是靠自己雙

手去堆積的，並非一個無盡的寶藏。我只知道，我有我的信念，永不質疑、不後悔的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有「愛」，疼愛我自己，更深愛這美麗的世界，所以我常對我自己說「I can make it，沒有猶豫、義無反顧，你的生活決定在你的態度，你那雙溫暖的手。」聽完，你笑了，牽起了我的手，繼續踏上一個光陰的故事。

九十八年九月